

本书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

楚良 / 著

我的乡村小学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楚 良 / 著

我的乡村小学

Wo De Xiang Cun Xiao Xue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乡村小学 / 楚良著. 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8.3

ISBN 978 - 7 - 5306 - 4889 - 6

I. 我… II. 楚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1690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6.25 插页 4 字数 257 千字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3000 册 定价: 32.00 元

我们终于盼到了处境尴尬的农村民办小学成为历史。

但我却不希望她很快就在民族集体记忆中消逝。

谨以此书献给上世纪后五十年在中国乡村呕心沥血、艰难地从事小学教育工作，默默无闻，老死乡间，葬于蒿蓬的教师们！



第一章

表哥发蒙了。

他坐在学堂里的高脚板凳上，悬空甩着两条小腿，摇头晃脑唱读着：

一去二三里，烟囱四五家，楼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

我趴在学堂门槛外头唱：

嘿啦啦！嘿啦啦！天空出彩霞呀，地下开红花呀！全国人民大团结哟……建设新国家呀！

女娃是不准进学堂门的。

这新歌是工作队刚教我姆妈的，姆妈刚教会我。

正月十五元宵玩完了龙灯，土改工作队就进村了。

表哥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二舅，从屋梁上挂的犁耙杪礮之间取下一个桑木做成的高脚板凳。表哥的姆妈，也是我舅妈，用水洗去积尘。二舅将板凳擦拭一遍。那老桑木红里透亮，沉沉的，熟铁一般的坚韧光滑。我外公捋着花白的胡须说，派用场了，派用场了！表哥是柳家二房的长孙。我老听外婆讲，表哥一岁外公就选好木料，请木匠给表哥做了这张读书板凳。每年六月，他都要从屋梁上取下来用桐油擦一遍，晒干后再挂上去，专等表哥的小屁股长大。表哥从小就背着我玩，我趁机踢过表哥的小屁股，还长得真结实哩。

我看着二舅一手提着读书凳，一手牵着他，三步两步就进了隔壁睿之先生家，也就是学堂。我跟脚过去看热闹。平时，只有放晚学后，我才敢进睿之先生家，跟他们家的孩子玩耍。表哥还叫我唱“男服先生女服嫁，代馆先生我不怕。”他是男孩，

.....



敢跑进学堂里去跟读书写字的大哥哥、小叔叔们取闹。坐在书桌前写字的银叔瞪了他一眼，“小犊子，明年给你上笼辮。”他“屁！屁！屁！”大哥哥、小叔子的屁股挨过先生的板子之后，表哥偷偷地去摸他们的屁股取乐。今天该轮到他的屁股挨板子了。柳睿之是个极严厉的私塾先生。他施教有两大原理：戒尺加板子，专对学生的手心和屁股。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古训：棍棒底下出孝子，严师手下出高徒。

我在门外看到表哥被他二舅摁倒在先生脚前的一只草蒲团上。点香敬孔夫子，拜先生，作揖磕头。挺好玩的。表哥撅起小屁股，鸡啄米似的。睿之先生说，好了好了！他父亲一把将他扯起来，命令道：叫先生！表哥平日叫先生为二伯，一下子改不过口来，愣住，没叫。先生的手下意识地摸着了桌案上的惊堂木，五寸长，一寸宽，两寸高，紫红的檀木，浸透着血色。以往，睿之先生用它一敲桌子，满屋子便书声朗朗。村里人的说法是：满屋子蛤蟆乱叫。

表哥下巴刚好搁在先生的方桌边沿上。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他父亲将一本《三字经》递给先生。先生用拇指按住书的一角，用长长的中指甲刮开书页，那动作十分娴熟优雅，比我姆妈绣花的样子还轻巧好看。先生拿起毛笔，在一只朱砂瓷砚里蘸了蘸，点着《三字经》开头的三行。念道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谦。朱砂十二点，这叫上书了。父亲吼道：“跟着先生念！”先生用他那带着长指甲的拇指，点着一个一个字。表哥跟着念了两遍。先生说：“背去吧！”

表哥被二舅连人带书本抱上了那张高脚板凳，坐在学堂里了。他再也没工夫陪我玩了。我只好学堂门外头玩泥巴，等着表哥放学背我。我特别喜欢骑在他的小背上。

不到两分钟，表哥就坐不住了。他还偷偷地看了我几眼。下巴对我翘了翘，意思是叫我回去。我不走，要等他。那三句话他早已背熟了。溜下高脚凳，双手捧着书到先生面前去背。他早知道学堂里的规矩，凡能背完书的学生，就有资格出恭，也就是屙屎撒尿，懒屎懒尿出去玩一下。他也许是想把我背回家去。他把书放到先生面前：“我背。”睿之先生瞪了他一眼说：“你屁股都没坐热就背？”先生把他的书本合上。表哥一口气就背完了。先生露出了少见的一笑，“再给你上两段。再上两段”？表哥回头望了我一眼，回过头去，上就上吧。他能背。一个上午不到，表哥从三句到六句再到九句，十八句。《三字经》的头一页全给他背出来了。尿也不许出去撒一泡。我失望地想离开。这时，从壁缝里传过“刷——”地一声响，这是舅妈把筷子放在桌上传过来的声音。我看到表哥溜下高脚凳，迈出学堂门，背起我，就往家里跑去。表哥家的堂屋与先生家只隔着道芦苇夹成的壁子。壁缝里可以递东

西。

表哥把我扔给外婆。让外婆送我回去。我家离表哥家只隔着一块菜园，两道篱笆。表哥还没有爬上饭桌。汉哥和银叔随尾追来，撵兔子似的将他抓住：“逃学佬！哈哈哈……先生派我们抓你回去！”

表哥申辩道：“我不是逃学，我是回家吃饭。”

二舅一听“逃学”二字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老鹰抓小鸡一般，拎起表哥就往屋后跑，跑到茅坑边，倒提着表哥。他的头悬在一坑臭屎上。表哥哭喊着姆妈呀！婆婆呀！爹爹呀！（我们那一带称祖父为爹爹。伯叔姑姑为爷，婶婶为娘，把杨树和柳树换名叫。）表哥的父亲疾言厉色训斥：“再逃学，我就把你扔在茅坑里淹死！”表哥真冤呀！他没有逃学。我也被吓得跟着哭了起来。银叔和汉哥是十五六岁的大学生了。他们笑着把表哥从父亲手里夺过去，押解到学堂。我又跟着跑到学堂。外婆拉我也拉不住。我想，今天表哥的小屁股是逃不脱一顿板子了。表哥被押到先生的桌前。汉哥向先生献殷勤一般，将表哥的读书凳子搬过来。样子是让表哥自己趴上去挨打。我想冲进去，但我怕迈这门槛。我太小，还未满五岁，谁会听我为表哥叫屈？我只会哭。

先生却没有拿那块竹板。反而拿起朱笔来，“背！给我背！”

表哥用小手一抹鼻涕和泪水。呱啦呱啦，一口气将半页新上的书全背出来。

先生说：“姑且念你聪明，人家三天才背下的书，你只花一顿饭的时间。免了，回去吃饭吧！再不准随便回家。你已经是学生娃了。”

柳睿之先生是三代书香之家。这是我长大后听村里的老人讲的。他的父亲曾在外地教馆。方圆百里颇有些名气。清末，两代人屡试不第。家里田产不多，祖孙三代只会念八股文，不善耕耘。几亩薄田出租，以教书为生。而且还兼代诉讼。听村里老人讲，他祖父是县里有名的讼师，靠帮人写诉状拿些银子。土改时，从他家翻出来成箱的诉状稿，让工作组的人看了也大为惊叹。那字写得比书上的字还漂亮。工作组曾请睿之先生把整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条例》写在农会的整面白墙上。他站在梯子上，悬着胳膊，写了三天，印版刻上去一样美观整齐。划成分时，他是中农。他根本就没有种过地。也许是因为没取过功名，村里人笑话他们家三代“迂腐先生。”满口之乎者也，一腔仁义道德。四体不勤，五谷难分。就会认些黑壳虫儿。（汉字）村里流传着三代迂腐先生的笑话俯拾皆是。他父亲有次上街，雨过天晴，道路泥泞，穿着木屐出门。走到半路，路干了，太阳出来了。他把一双木屐



刮得干干净净,挂晒在途中石桥的栏杆上。赶街回来时,桥栏上的木屐没了。他丢了木屐,自家糊涂,反说人家没长脑子,“刮得干干净净,挂在栏杆上,明明是人晒着的,而非丢失者也!岂可拾之?能拾者,人之弃物也!真乃愚蠢之至也。”

不几天,表哥学会了描红纸,把先生写的红字填成黑字。他的记忆力非常好。不到半个月,就背完了一本《三字经》。还写会“上大人孔乙己”等几套红印版。很快能扔掉“红印版”(先生写的红字,蒙读生描黑)脱手写字了。先生说聪明。他迷上学堂。放了学,才有时间陪我玩玩。他不仅能背自己的课本,连汉哥、银叔们背的《幼学》和《大学》也能背出许多来。完全偷听来的。大学生们背书、讲书、挨打。表哥在一旁好笑。还唱着“离罗”、“告子”,读得要死;“学而”“先经”背得抽筋;“孟子曰”“孔子曰”讲得肩黑血。表哥背完了《三字经》最后两句“勤有功,戏勿益。戒之哉,宜勉力。”别出心裁加两句:“背完了,有肉吃。”先生瞪起眼睛问:“书上有吗?指给我看看!”没有。没有把手伸出来!金科玉律,照本宣科,哪容你添油加醋?有辱圣贤之书。找打。表哥的手心挨了两板子。这是他上私塾一个月来,唯一一次挨打。放学从学堂里出来,表哥用打红的巴掌捧着我的小脸,我用舌头舔着表哥红彤彤的手心窝,问他疼不疼?他蛮不在乎地说,像蚂蚁咬了一口,我才不怕疼哩。睿之先生真厉害。但先生也有害怕的事儿。

俗话说:男人怕进考场,女人怕上花轿。柳睿之先生祖孙三代体会很深。他家三代连个秀才也没考取一个。一上考场就犯糊涂。就像黄花闺女儿上花轿,浑身没了主儿,肉身子也属于别人的了。世上只有先生考学生,没听说先生也要考的。解放了,新事儿多。表哥读完一本《三字经》和半本《增广贤文》时,睿之先生接到了乡政府传下来的通知:明天上午赶到莲湖镇上的“八完小”(县第八完全小学简称)考试。新政府成立不久,施行新政,很快就把办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了。第一招居然是考先生。睿之先生心存恐慌,但又无奈。他把乡通讯员递来的《通知书》捧在手上,如接到圣旨一般,摇头晃脑地念了三遍:“凡从事私塾教育的工作者,必须通过政府举办正式考核,由国家重新录用。并给予同政府工作人员相等的待遇。不参与者,作自动放弃资格论处。国家将取缔私塾,学生将一律纳入国家新办之学校,接受新的教育。”念罢,他仰面朝天,双手合十,对着孔子牌位,唏嘘长叹,光脑袋像摇拨浪鼓一般摇动着,边摇边说:“稀奇稀奇真稀奇,狗肉也要上正席。(教私塾是读书人的末路,混口饭吃。虽然乡下人十分尊重先生,他却常常自贬自嘲把自己比做狗肉)。至圣先师,孔丘圣人啊!柳某人怕是要掉饭瓢子了哟!吾年逾不惑,四体

不勤,五谷难分,拖家带口,如此次烤了个糊巴烂臭,烤成了焦锅巴,将何以为生呐!考考考!考兮考兮!之乎者也矣焉哉,私塾取缔我当腌菜哟!如此看来,破罐子破摔。去考吧!”

满堂学生停止了读书,呆呆地望着先生。汉哥幸灾乐祸,把头低在桌子底下叽叽笑。他巴不得私塾解散,好去抓鱼摸虾。他经常说,情愿摸牛屁眼儿,也不愿意背书。年幼无知的蒙童,不懂先生何故大发感叹。愣头愣脑望着先生。

只见先生拿起来他的那方戒尺,一反常态,举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度,紧咬牙关,狠狠地往桌上一拍,“啪!”如晴天霹雳。学生们条件反射,放开喉咙,唱读起来:“孔子曰,孟子曰,天地洪荒,人手足刀尺……”一屋蛤蟆乱叫起来。

“读!读!读!做一天和尚,撞一天钟,我也要把这钟撞得响。明天,我要参加区里的考试了。杨书庭!过来!”

杨书庭是粉房老板的小儿子,私塾里学龄最长,已经读完了《四书》的大学生。而且去年底刚做了新郎官。今年十七岁。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先生面前。

“先生有何吩咐?”

“你明天替我代管一天,我要去应考了。”

以往睿之先生也常出外游学。也就是私塾先生之间会会朋友,交流一些诗文,出个对联应和应和,谈古论今,一番小聚。先生不在时,都是由杨书庭做代馆先生,从来不停馆放学。对于教书,他从来不敢差池。家长出了学费,就不能误人子弟。刚发蒙的学童,一季三斗谷子。汉哥是两斛。用他祖父的话说,一担谷挑到先生家里,斗大的字也没换回两箩筐。

第二天,睿之先生打扮得斯斯文文,穿着长袍,戴着瓜皮帽,小袋里背着文房四宝,腋下夹着一把湖南产的浏阳油纸伞,真像赶考去的秀才,出了门。

先生赶考成了村里的头号新闻。考上了,就吃官饷了。村民们对睿之先生赶考,信心十足,远远超过了先生本人的自信。“我们的先生考不上,还有哪个村的先生能考上?”“有什么能考倒柳先生的?不说别的,就柳先生的一手字,也是百里挑一的。”“柳先生出的对子,连街上的田先生也对不上来哩。还特地跑到乡下来向我们柳先生请教。”“柳先生游学时,别的先生都出村半里来迎接。”“柳先生三代书香,能考得倒他吗?”全村人都给睿之先生憋足了劲。跟赛龙舟一样,坚信自己村的先生赢。

满堂的学生也坚信先生不会被考垮。唯有汉哥说:“把先生考得屙黑血才好哩。”他一向认为读书比坐牢还不如。他挨过的打没法报复,老天有眼,替他来报复



.....

了。杨书庭当着代馆先生。谁也不听他的了。大家开始做游戏。把两只砚盘盖扣在一起,用水淋上端的一条缝。然后突然打开,看那水渗入的印迹。从这印迹上判断先生回来的路线。走到了哪里。这也是往日先生出外时常常做的预测。

太阳西下。将近放晚学的时候。全体学生站在学堂后边的高坡上,敬候着先生佳音。根据砚盘盖灌水的迹印三次预测。先生就要回来了。

先生果然出现在学生的视野里。他还是夹着那把伞。那文房四宝袋却不见了。走路的样子蔫巴巴的。表哥他们站在学堂后的高坡上候望先生时,我也夹在其间。我还不懂事,只知道跟表哥玩。小时候发生的许多事,都是成人后表哥跟我讲的。

村里有好几个人迎上去,其中有我的父亲。父亲第一个问:“先生考得好吗?”银甫叔抢着替先生回答:“那还用问吗?我们的先生考不好,人家不烤成烧饼呐。”

睿之先生摇着头:“烧饼,烧饼,烧饼还能咬两口,充充饥。我烤成糊锅巴了。糊锅巴还可以喂猪,我烤成炭了。炭还可以肥田,我烤成灰了。灰飞烟灭,祖宗三代教书匠的这碗饭,灭在我手里了啊!”

十多个柳家堂叔伯兄弟和七八个杨家的表亲表戚都围过来,愤愤不平,惊讶不已:“怎么回事?”

我们这个古老的村庄叫杨柳湾。杨、柳两大姓占百分之八十以上。杨家、柳家通婚结亲,繁衍生息几百年了。

柳睿之愤愤地说:“他们不考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连《古门(文,当地口音)观止》、《唐诗》、《宋词》也不考。也不出个上联叫你对下联。既不吟诗作赋,也不考平仄韵律,我满肚子的诗文,全派不上用场,稀狗屎一堆了。”

“那么,写字认字先生总是百里挑一的吧!难道不考字?”

“字!字!那些黑壳虫有何用哉!人家写字用钢笔,连墨都不用磨了。”

“先生的文房四宝呢?”

“扔扔,扔到河里去了!我被它坑了。”

“那考些什么?”村民们颇为惊奇了。

“一张卷子,把我的三魂六魄都考出原形了。”

“哪来的这狠的卷子?”

“语门(文)考的不一、三、五不论,二、四、六分明,却要划分什么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,对我来说,简直就是高山滚鼓之音呐!”

“高山滚鼓?还考玩猴把戏?”

“非也非也!高山滚鼓之音,乃不懂(扑通)不懂之谓也!”

我父亲问：“不仅要考文，还要考武，滚什么鼓的？”

“兄弟呀！高山滚鼓，就是从山上把鼓一脚踢下去，那鼓在石头上乱撞，发出的声音，就是不懂（扑通）——不懂——不懂，一千个不懂，一万个不懂。那张卷纸上的题，我是擀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啊！”

“哦！”众乡民张大了口。我们的先生交了白卷。

“更有甚者，要考算术。”

“先生不是能打算盘的吗？”

“算术，算术，不是算盘，洋玩意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要写厠（阿，本地口音）拉伯洋码字。蚯蚓一样，弯弯扭扭，那哪是什么字呀！简直就是狗爬虫一样。没有笔画没有章法，王羲之再世也写不出那种字来。还有什么横式、竖式。加减乘除。听人家说，一横，上一点下一点就是除。除她娘的，三下五去二，把我除了。人家小后生上过几天完小的，拿着卷子像喝现茶一样，一炷香工夫就交卷了。”

“柳先生，你做了多少呢？”

“我交了白卷啰。还叫什么先生先生的，先生的不如后养的哟。婊子关门——搞不成了。”柳先生终于放出了句脏话来。

我父亲深感稀奇，笑道：“睿之哥，你也会说脏话了？”

“脏？我腿上也要抹牛屎了，还怕脏。斯文扫地也！还讲个么斯文呀！”

柳睿之先生的私塾自动解散。自怨自怒，收了孔子牌位，故显考故祖考，如丧考妣地自我诅咒了一番。把书箱里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唐诗》、《宋词》、《古文观止》全翻出来，整箱地倒进了灶膛，“留之何易，当引火柴去吧！”那些清朝石版刻印的线装古书，一本本当成了引火柴草。我们一群小孩发疯去抢，抢来做纸漂漂。那纸质真好，有的扯也扯不乱。先生家里人则屁股金贵了半年，用书揩屁股了。他倒是留下了几本闲书。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平南扫北》什么的。下雨天用来消遣。“让狐精鬼怪陪我度过漫漫长夜吧！”睿之伯伯中年丧妻，靠了教书，抚养着两女二男。他一边烧书，一边对祖宗发誓：再也不让儿孙读书识字了。说到做到，四个子女，没有一个迈进学堂半步，全成了文盲。五十年代初，他留下的那套《聊斋》成了村里人冬天烤火时的一大娱乐项目。寒冬雪夜，人们自动地抱来一些枯树茺子，在他家堂屋里架起一堆火，围成一圈，听他讲《聊斋》。他一手拿着书，迎着火光，先念一段原文，原文是文言，谁也听不懂，只有他懂。然后，他将文言用俚语翻译出来，绘声绘色，伴之以动作，声情并茂。听

得人心惊胆战。许多年后,表哥对我说,那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。可惜,六十年代中期,“破四旧”时,他主动地将那些线装古版“闲书”也当引火柴烧了。要不,他七十多岁后用不着拾破烂换香烟,那几套乾隆版本拿去当文物卖了,也够他抽上最好的香烟了。买最好的棺材睡了,甚至可以盖一幢楼房。

睿之先生烧了书之后,背着犁,下田学耕地了。互助合作,人民公社,他成了专职耕手田。他不善别的活,而且耕地也比别人少挣一分工。一直耕到死。他前半生读,后半生耕,真正的耕读一生。别人坐地扑碌上怕打瞌睡,唱戏文。他不会戏文,也不擅唱。怕打瞌睡从扑碌上掉下来,就背古文。日春融融,田水如镜,倒映着蓝天白云,一头老牛,拖着一架木碌,老牛慢悠悠地走,溅起的泥水“咕咚咕咚”有节奏地响。睿之先生坐在碌上,怀抱一根牛鞭,牛尾巴和牛鞭有节奏地共同摆动着。先生嗓音清亮,抑扬顿挫,把整篇的《醉翁亭记》、《归去来辞》背完。田埂上只有表哥一个专心的听众。他曾对我说,可惜他不是画家,不能把这幅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画留下来传给后世。当年,乡下没有照相机,更不用说录像机。那只是他记忆里的一幅画。成人之后,表哥反复地跟我讲过那幅画,讲过睿之先生的私塾。当然,我也亲眼看到过这幅画。对于私塾学堂我只有模糊的记忆,经他多次的语言复制,这些模糊的记忆随着知识的增强变得清晰起来。但我始终没有弄懂表哥为什么对那幅画不能忘怀的意义在哪里。也许他天生就比我聪明吧!也许这也是他要离开故乡,离开我们的意义所在吧!

·
·
·
·
·
·
·
·

第二章

土改结束。杨家的粉坊老板和柳家的柳琴声被划成了地主，扫地出门。粉坊的五大财产被贫下中农分了个精光。柳琴声的大瓦房没分。村长柳大生派了人在村头搭了个草棚子，让柳琴声一家搬进了草棚子。大瓦房空荡荡的，暂时成了孩子们的游戏场所。

柳琴声只能算个小地主。“耳聋眼瞎面又麻，猪不啃的瘪番瓜。”这是胡婆常常挂在嘴边的话。猪不啃的瘪番瓜是她的丈夫。充分体现了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的妇道修养。胡婆娘家也是地主，门当户对。儿时父母订下的婚约，也由不得他们。再说耳聋眼瞎面又麻不是爹妈生的，患天花留下的后遗症。从“琴声”这名字来分析，他生下来时，肯定不是孬种。漂亮能干的十七八岁的富家小姐嫁他，比打成地主还冤啦！柳琴声耳聋，面麻，左眼爆花失明，右眼近视，但尚能识路。他家有良田三十多亩，只有他这个单传的残疾男丁。他不能耕种，土地全部出租。靠收租过日子，当然是剥削了。柳琴声当地主分子。主事的是地主婆胡桂芝。也冤也不冤。还好，豆腐掉在灰里头，经不起一打，也值不得一斗。少受几折磨。柳琴声胆子小到连杨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脑壳，见了陌生人连话都说不清，要是一斗，还不尿裤子。柳氏家族有四大“房头”，他们家是幺房的老幺。跟柳睿之先生是一房。幺房也许历来受祖宗的宠爱，一家习文，一家习武。柳琴声的祖父同治年间还参加过武科考试，得过不高的功名，门前有石锁旗杆为证。他父亲也是行伍出身，略通文墨，清末做过一任红土垵堤防账房先生。这肥缺让他捞了些油水，实指望坐享三代，但人算不如天算，共产党一来，算盘一拨，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。大瓦房留着做小学校，也算为子孙后代造福修德。

瓦房是村里最高最大的，三大间加两厢，楼上全是厚厚的木板，蓄粮，也可以



住人。杨柳湾一共只有四十来个学童,私塾取缔了,杨书庭、汉哥、银叔等大弟子,也跟着柳睿之先生去抠牛屁眼儿了(俚语,即种地)。乡小学校长来看了校舍。副乡长兼村长柳大生是幺房的长孙。幺房既出地主,也出先生,还出了个副乡长兼村长。柳大生斗大的字也不识一箩筐。穷得叮当响。但他敢于闹事,1949年闹减租减息,闹成了副乡长兼村长。至于如何办学校,他就一窍不通了。校长怎么说,他就怎么做。

汪校长斯斯文文,看上去约五十来岁,高个子,脑门上没一根头发,头皮发亮,太阳照上去,像一盏蜡光纸糊的淡黄灯笼。他五官周正,脸庞白皙而红润,十指伸出来看不到骨头,肉肉的,比女人的手还要细嫩。他穿一身蓝色中山装,胸前口袋里挂着红蓝两色的两支钢笔。还别着一个教师徽章。徽章上刻的是一口小铜钟。他慈眉善目,和颜悦色。开口一笑,一腔整齐的牙齿略带点焦黄。他抽纸烟,夹香烟的中指和食指甲熏得像女人涂过指甲油。据当过保长,被打成坏分子的“鲁国公”说:汪校长是大地主恶霸汪恒山的弟弟。不久前,汪恒山被枪毙了。公审大会表哥去看过。听表哥说,他的天灵盖被崩得脑浆四溅。吓得我捂着双眼不敢睁开看天。这个面如慈佛的人就是恶霸的弟弟,居然没有去陪斩,还当着校长,挺受人尊敬的。“鲁国公”还说,汪校长原是莲湖镇国立第八完小的校长哩。因哥哥被枪毙,才降到乡小学来当校长的。还说,汪校长是武汉大学的“旁听生”,“旁听生”是什么,乡下人不懂。反正他是第八区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了。据说,汪校长是八完小的创办人,也是乡小学的创办人,不仅创办了乡小学,还办了四个分部。杨柳湾是第一分部。汪校长年轻时就去武汉读书了,就读于有名的国立武昌高中。据说他的成分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第八完小原是国民政府的公立小学,解放后新政府接收过来,没有劣迹的教师全部留用。汪校长是八完小的创办人,自然也留下来。“鲁国公”是全村最有见识的人,他虽然是坏分子,但他的话还是具有权威性。他不仅认识国民党里的人,也认识共产党里的人,连许区长打游击时,也常躲藏在他家里哩。他本名叫鲁光亮,因为他挺能干,能管事,村里人送了他一个雅号,称他为“国公”(皮影戏里帮皇帝掌管国事的大臣)。土改后他坐了一年牢,这雅号再也没人敢叫了。

校舍定下来了。汪校长叫柳大生明天派人到镇上去接先生来开学。

私塾废止两个多月了。表哥天天盼着重开学堂。他喜欢读书。私塾取缔后,表哥又成了野孩子,背着牵着我成天跟着民兵们屁股后边转,看斗地主,分财产,枪毙恶霸。那倒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日子。我们常常钻进农会里,把没收来的各种菩

萨神像偷出来。观音、财神、土地、金刚、如来、阎王、五鬼判官……木雕的，泥塑的，瓷烧的，大的小的，汇在一起，在稻草垛间搭个小窝儿，把它们排起来，当地主斗着玩。我姆妈发现，连连作揖，“罪过罪过……这群孩子，没人教，上不了学，荒芜了啊！”我姆妈还恶狠狠地揪着我的小耳朵教训道：“你是姑娘娃，不要跟儿子娃去撒野。侮辱了菩萨要遭天谴的。”我不懂天谴是什么，瞪着眼望着年轻姆妈。姆妈说：“女娃得罪了菩萨，犯了天谴，玉皇大帝会降罪下来，让她将来生的孩子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，再嘛，就是苕货（傻瓜）。”我吓得再也不敢跟表哥去斗菩萨玩了。姆妈的这句话就像一根铁钉钉进我幼小的脑袋瓜子里，六十年也没有拔出来。

第二天早晨。柳大生派二舅和我父亲去镇上接先生。

表哥的父亲是农会委员，他代表村里。我父亲荡船。二舅一脚踏上船头，对着岸上的一群孩子吼道：“我今天就把先生接来，给你们这群野马上笼辔！让先生用板子打烂你们的屁股。”街上请来的先生比柳睿之先生更厉害吗？表哥说他才不怕哩。我小时候很爱“跟脚”，父母出门时，我就吵着要跟出去玩。我往船上爬。扯着父亲手里的缆绳不放，哭着要跟父亲上街。父亲是村里派出公务，不能带孩子。父亲哄我说：“二姑乖，听话，跟长生哥玩去。我带两洋粑（发糕）回来你吃。”我抓住船桩赖在地上不肯放手。听说带洋粑我吃我才松开父亲手里的缆绳。二舅说：“长生，把妹妹背回去，不让她到河边玩。”表哥背起我来，一口气跑上河堤。父亲的船离开了河岸，我跟不了啦！我叫着：“我要洋粑！”表哥哄我说，会给你带回来的。我哭着说：“姐姐一个，我一个，我分给你半个。”我从小跟表哥的脚，一直跟到上五年级，成了大姑娘，才不好意思再跟。

令全村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接来的先生居然是个女先生。孩子们的恐惧心理顿时消失。我也跟着表哥到河下去迎接先生。我更关心的是两个洋粑。父亲果然带了三个洋粑回来。我吃着洋粑，满意极了，也没有忘记把洋粑塞到表哥嘴边，叫他咬一口。表哥只是舔了舔。

村里很多人到河边来迎接政府派来的先生。一看是个女人，觉得稀奇了。妇女翻身，不仅可以打离婚，还可以当教书先生？大家对二舅投以置疑目光，好像怨他不会办事。弄个女人来教子孙，像话吗？云叔扯着二舅悄悄问：“你是接先生还是接婆娘走家家？怎么接来个拖儿带女的媳妇。”二舅嘴巴一歪：“我有啥办法，政府分派她来的，我能不要？”



女先生初来乍到,落落大方,毫不怯生。跟风风火火,腰扎皮带的土改工作队副队长鲁四姑迥然不同。女先生胖胖的,圆圆的脸庞,细眉细眼。看上去不到三十岁。两只长长的辫子直垂到屁股上。穿着粉红色的呢绒外套。胸襟开敞着,露出紧身的毛线衣,双乳丰满突出。长裙短袜,脚下是一双红色的皮鞋。这种女人形象我只在香烟盒的广告画片上见过。没想到,画上的人,走到我们村里来了。女先生真好看。

河坡上迎接先生的女人们,看到女先生从船舱里站起来,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,潜意识地拉开距离。她们只看过一根大辫子的大姑娘,从来没见过两根长辫子的婆娘。她们把剪去辫子,蓄短发的女人叫“短搭毛”。“短搭毛”与“耙耙簪”是革命妇女与旧式妇女区分的标志。长辫子,而且是两根,该怎么称谓?是革命,还是不革命?当官的姨太太她们也见过一两次。姨太太一般是穿旗袍,“鸡窝头”(烫发)。女先生有点像洋学生,学生怎么能生出两个孩子来?中国人历来就喜欢以发式来分潮流,亘古不变。直到当今男人留起长发,女人剪短发,弄得阴阳不分乾坤颠倒。当年,鲁四姑便是进村的第一个“短搭毛”。在鲁四姑的督促动员与诱导威胁之下,村子里几个大姑娘剪成了“短搭毛”,参加了妇青会。被老婆婆们暗地里叫做“疯丫头”。连媒人都不敢上门提亲了。这个政府派来的女先生,辫梢上还扎着红绸儿,太新潮了,弄得她们吃不准,又要革什么命了,是不是要把她们脑后的“耙耙簪”革掉。这两个月来,一天三革,头都革晕了,连睿之先生祖宗三代的饭碗都革掉了。革出个女先生来教她们的子孙。难道要男娃儿读《女儿经》吗?难道要女娃上学堂?

睿之先生刚好挑着一副桶到河下来打水。一见接来的是个女先生,牙缝里憋出一声冷笑,自言自语:“嫌我撒不出三尺高的尿来,来了个蹲着撒尿的,我倒要看看她撒的尿比我高多少。”“撒不出三尺尿”原本是嘲讽无用男人的话。他自讽自嘲,自家无能,骨子里却看不起女人。来个女先生取代了他。他从河里打满两桶水,耸起肩膀,再也不看一眼,挑回家去了。

女先生自然不知道他是私塾先生,也没有听到他说的话。表哥的姆妈见大家冷落了女先生,加之接先生来的是表哥的父亲,责无旁贷,跳上船去帮父亲搬先生的行李。先生是个女的不说,居然还带着两个孩子到乡下来教书。这也让村民开了眼界了。舅妈跳上船,主动跟先生打招呼:“先生,先生!您是稀客稀客,到乡下来教我们的子孙,领当不起了。”舅妈是个热情人,能说会道,深明事理,是柳氏儿媳妇中的能人。女先生跟舅妈年龄相仿。看来,女先生并没有感到什么冷落。她是政府

派来的,不用求谁,一切自有组织上安排。她不想巴结谁。不用装出恭谦之状来讨好谁。从她那带有几分矜持,几分清高的姿态不难看出,颇有几分虎落平原被犬欺,龙游浅水遭虾戏的无奈。她笑咪咪的,双手牵着两个孩子,同舅妈说起话来。舅妈问先生贵姓。先生说姓徐。说话的口音带点汉口腔。这就让村民有几分敬重起来。表哥也随着母亲跳上船去。徐先生一只手松开男孩,用她的手摸着表哥的脑袋。表哥仰着头看女先生那双细皮嫩肉的手,那润滑的质感沁人心脾。我也想跳到船上去让女先生摸摸。

徐先生问表哥的姆妈:“你儿子?叫什么的?”“叫柳长生,是老大。”徐先生又问:“嫂子贵姓?”“姓肖。今后叫我二姐好了。”村里叔叔婶婶们都叫舅妈“二姐”。表哥的姆妈在娘婆两家都是排行老二。表哥的父母帮先生拎着行李。先生牵着两个孩子。一男一女。男孩看上去比表哥小一点。女孩看上去比我大一点。舅妈同情地说:“徐先生,您带着两个娃儿到乡下来教书,辛苦您了。”徐先生说:“不苦不苦,政府安排嘛。”舅妈又问:“先生的先生在哪里高就?”徐先生哑然不答了。舅妈感到问得不是地方。女人的敏感告诉她,触到了先生的痛处,连忙转了话题:“长生,帮先生拿东西。”舅妈把一个装满书的书包放到了表哥的肩上。表哥背起书包,向学堂里跑去。我也跟着跑。我姆妈拉我也不回头。表哥喜欢女先生了,我也喜欢。女先生比村里所有的女人都好看。还有她的两个洋娃娃也跟纸烟盒子里抽出来的画片上的人儿一样。

徐先生的住房安排在中堂后的套子里。套子一般是囤粮或者关大牲畜的套间。客厅做老师的办公室,女先生母子三人只好住套子了。一张很宽大的雕花木床是柳琴声和胡婆的婚床,睡徐先生一家三口足够。因为两间正房要做教室,把正房里的家具搬几件过来,当成女先生的宿舍也还算宽敞。表哥的姆妈把她的大包小包放到空荡荡的床上,徐先生说:“二姐,谢谢你,谢谢你,我自己来吧。”表哥把徐先生的书包放椅子上。悄悄地掀起袋口往里瞧。小姐姐的花裙子,红皮鞋吸引了我。我跟着她转。但她不理我。表哥从小对书有着特别的好奇心。他发现徐先生的书跟睿之先生的书完全不同。睿之先生家里的书除了黄的纸,黑的字,几乎没有画。毛边,线装,软塌塌,绿豆皮子似的。即使有一两张插画,画上的人宽衣大袖,短脖子圆脑袋怪模怪样不像真人。徐先生包里的书是彩色的。除了厚薄,还有大小。我看到表哥急切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书,但又不敢把手伸进去拿的样子,觉得好笑。他终于想出个主意,故意把书包往床边的桌子上扛,桌面高过他的肩

.....